随笔

我钟情“五笔输入法”

何登保

电脑曾是少数人拥有的奢侈品，到如今，早已成为普通百姓生活和工作不可缺少的工具。电脑的外形，从笨重的286，到灵巧的掌上电脑，体态越来越轻盈；电脑操作系统，从XP到W10，更新速度越来越迅猛。我们使用电脑，也随着这些变化，亦步亦趋，与时俱进。

只是对汉字的输入法，我还停留在初始的阶段。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尝试用电脑工作。学电脑，先从学习输入法开始。那个时候最传统的是五笔字型输入法。五笔输入，即依据字形特征对汉字进行编码，将汉字笔画分为“横、竖、撇、捺、折”五类，并命名以数字代号。拆解笔画，组合字根，这些字根按规律对应在键盘的25个英文字母键上。我对着键盘，开始背字根，象小学时代背乘法口诀一样用心，一行一行背，一遍一遍背，“王旁青头戋五一”、“土士二干十寸雨”……，在不长的时间内，竟将字根快速、系统、牢固地一次性拿下。背熟以后，觉得字根口诀也颇值得玩味：“工戈草头右框七”，“女刀九臼山朝西”，“山由贝，下框几”，“言文方广在四一”……意义本不相关联的字根，长句与短句相谐，组合成富有音乐感的诗句，如宋词般朗朗上口，在打字练习中也能获得一种美感享受。

刚开始，打字很慢。虽然熟背了字根，但是，要把一个个汉字拆开，在键盘上敲击，也殊非易事。因为指法生疏，打字时，眼光要在文稿、键盘、屏幕上来回移动，手指在键盘上摸索，僵硬而机械。一篇简短的文章，也要敲打很长时间，远比用手写在稿纸上费力费时。但是，因为对一项新技术的喜爱，我利用一切机会，在电脑上练习打字。渐渐地，能够打印试卷，打印教案，后来，已经能够在电脑上写文章了。

时间久了，手指与键盘之间就产生了一种默契。今天，我背的字根差不多已经忘记了，但是，字根在键盘上，也在我的指头上。只要把双手放在键盘上，自然就明白了手指与字根之间的对应关系。毫不夸张地说，我能像专业打字员一样，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盲打。夜深人静，我端坐在书桌前，沐浴着温暖的灯光，在键盘上敲敲打打，把心里的想法变成文字，在电脑屏幕上流淌，对我来说，是莫大的享受！

尽管，我打字的速度很快，但是，汉字输入法发展的速度更快。可以说，进入新世纪以来，电脑的中文输入就进入了一个万“码”奔腾的时代，智能狂拼、闪电快输、讯飞语音输入，让打字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快捷。

在这样的背景下，年轻人见我还以五笔输入汉字，笑话我很土很落伍。确实如此，有一次，参加一个规格很高的命题工作，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配备的专用手提电脑，就没有安装五笔输入法。没有五笔输入法，我的手指与电脑屏幕，就失去了联系。费了很大的劲，才装上了“陈桥五笔”，我才能得心应手地进入工作状态。

许多同事劝我，你是语文老师，你对拼音很熟悉，要改换快捷的拼音输入法。但是，我固执地认为，拼音输入隐瞒了受众的汉字识记能力。而运用五笔输入，你必须清楚，这个字的偏旁部首，这个字是如何写出来的。换句话说，如果你不知道一个字怎么写，在电脑上同样也打不出来。

我对五笔输入，情有独钟！我用五笔输入法，在敲打文字中，感受方块汉字中的温度，感受汉字中所蕴含的中国人的人格品性与思想情操。

我从山村一所民办小学发蒙读书，从念“人、手、口、刀”开始，迄今几十年过去，读字、写字，写字、教字，我与汉字结缘一生。儿时，汉字养育了我；长大成人，我又在汉字里讨生活。汉字与我，可谓恩重如山，我感谢汉字。

艺术家石虎曾提出“字思维”的概念，他认为，汉字潜藏着汉族人的性格特征。了解汉字里潜藏着的人格特性，需要在对汉字的揣摩研习中获得认识。中国汉字，保留着农耕时代先民们艰辛的生活方式与纯朴的生活理想，比如“休”，劳作以后，人倚树，立足休息，亦是享受；比如“裕”，有“衣”有“谷”，解决了穿衣吃饭问题，可谓富裕之家。

我用五笔输入，拆解汉字的过程，也是我对这个表意汉字认知加深的过程。甚至，在拆字的过程中，有些汉字被我们赋了新的意义。比如输入“超”，我要把这个字分解为“走”“刀”“口”三个部件，而这三个部件串起来，不就是对“超”最形象的解释吗？有“走刀口”之勇的人，能不超绝群伦吗？再看一个“情”字怎生了得——作家陈村解释，“那是青年的心，青色的心”！如果我们依照这样的“字思维”，许多汉字都可以获得妙解：茶——那是“人”在“草”“木”间，品茗悟道，融入自然，天人合一；诗——那可是“寺”庙里传出的“言”，能不清雅脱俗？

在提供无纸化办公的环境下，我们写字很少用笔和纸，我们的字都是通过键盘敲打出来的。用形码还是用音码，对汉字的认知和影响是不一样的！用形码，汉字输入的过程，是一种在心中默写的过程！

拼音输入，我们想到是这个字的读音，而不再是字形。在用进废退的自然法则下，社会上不少群体都患上了或轻或重的“失写症”，是不是与音码输入有一定的关联？汉字书写能力的退化，是不是一个令人忧思的文化现象？

我钟情于五笔输入，我在敲打键盘时，每一个汉字的偏旁部首在我的脑中闪过，每一个端方正直的汉字在电脑屏幕上呈现，每一个汉字所包蕴的温情也从我的心头漫过……

随笔

牛事

赵延文

三年前去山区，在河坎上见到一头水牛，我仿佛见到久违的亲人，忙不迭地叫到“牛！牛”，同行的人看到了，也都兴奋不已。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牛。

赵大塘是口吃水塘，为了保证水质，庄子人很少赶牛下去，牛喝水打汪都在庄前屋后水塘。牛最招牛翁子，牛难受，就往水里一钻，牛翁“嗡”的一声都飞了起来，然后又瞬间落到牛背上。

庄稼人祖祖辈辈离不开牛，犁田、打耙、滚石磙、轧稻场，重活粗活都靠牛。农村娃就是放牛娃，自古至今，有的当了皇帝，有的当了将军，有的当了老板和官员，有的默默无闻，像牛一样终老一生，连一张牛皮都没留下。

而如今，大塘拐的放牛娃一个个像我一样走进了城市，住上了高楼，他们的子孙不要说犁田打耙了，想见到牛都难。

小时候三四家公一头牛，生产队分配，轮换放。我喜欢放牛，春夏季放牛在田埂上吃青草，秋冬季在收割过的稻田里吃秧茬苗。春上放牛最惬意，春风扑面，田野上新草碧绿，各色的小花朵点缀着，像大地上的星星。吃了一冬干草的牛贪婪地吃着嫩草，肚子撑得溜圆，慢条斯理，完全不理人的样子。夏秋季牛活最重，干完活或农忙间隙里，牛在田埂随处放，有时也吃田里的水稻和田埂上的豆荚。夏天热，牛喜欢泡澡，几头牛泡在一口塘里，甩打着尾巴，只露出牛头牛角，懒洋洋的。冬天，万物收藏，牛不用放了，拴在厢房里，喂些干稻草，牛悠闲咀嚼，反刍着“牛生”。

包产到户前，队里的牛都集中在牛棚里，专人喂养。牛棚好几间房子大，一股骚尿味，老鼠乱窜，我们小时候经常拿队里的洋叉去叉老鼠，寻开心。隆冬时，生产队喂牛豆草饼，一大团块很硬的那种，砸碎了用温水浸泡后喂牛，队长说是给牛加餐，让牛长点膘，开春好耕地。包产到户后，牛各自放。我最怕冰天雪地把牛尿，北风呼呼吹，把老牛从厢房牵到水塘边，砸开冰冻，牛一边尿尿一边喝水。牛一泡尿能尿个大半天，我人冻得要死，看牛喝冰冷的水心里只打冷颤。

放牛时，我们蹬着牛角爬到牛背，骑上。牛背很宽厚，有时两个孩子骑在一起，无忧无虑，打打闹闹，快乐的像只鸟；有时站在牛背上，像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有蜻蜓和小鸟在头上飞来飞去，蓝天和白云即近又远，有时伸手想去抓，不小心就会从牛背上摔了下来，牛依然吃它的草，我们揉揉屁股，再爬上牛背，依然快乐无比。

一次放牛，几头牛在一起，我家的是头小牯牛，正当青春期，可能是嗅到了什么气味，径直往一头母牛身上蹭，还吭哧吭哧大喘气，母牛也不理它，埋头吃它的草，我们几个小孩就在旁边笑，看它怎么折腾。放牛回家，小叔看到牛瘪着肚子，四个蹄子来回倒腾，“哞哞”不停地叫，就问我怎么回事，我说牛打架了，小叔围着牛转了一圈，没发现什么伤，转身走了，走着走着，忽然回过头来瞪了我一眼。

赵大塘周边八成水田，二成丘岭，牛活很重，最重的活就是犁田。水田泥深，不比旱地，初犁者犁田走不直，田旮旯犁不到位，牛和使牛的人都很吃力。开春犁田播种，收割完稻子犁田翻地种油菜。大塘拐子一年有早稻、中稻、晚稻，双季稻居多，家家都希望分到最壮实的牛。犁田后还要耙，牛拉着耙子，人站在耙子上，把田泥耙匀均了，方可播种。大塘拐大妈吵架“犁不到你，耙都要耙到你”，意思是绝不放过你或饶了你，你躲都躲不了。稻子收割后要打稻脱粒，有用脚踩的脱粒机脱，有用牛拉着石磙在家门口稻场轧，脱粒的稻子晒好，扬尘，再装袋进仓，农事告一段落，牛就可以稍事休息了。

有一年，三爷家母牛产小牛，小牛两个前腿和头先伸出来，胎膜破裂，羊水流了出来，然后身子和后腿才出来，紧接着一头可爱的小牛随着胎膜和羊水“哗”的一下落了下来。小牛落地就想站起，却跌倒了好几次，三爷笑着也不管它，三爷说，这叫小牛拜四方，将来好长大。小牛终于站了起来，母牛伸出舌头，慢慢将小牛身上湿漉漉的毛舔着，一直舔干。三爷说，是头小牯牛呢，将来好犁田。小牛依偎母牛站着，张望着，眼光柔和明澈，好奇地看着这个世界，全然不知它未来的日子有多苦多累。

一次，两头牯牛在稻场打架，打红了眼，拉不开，接着打下去会两败俱伤，队长叫人回去拿块红布来，系在抬杆上，挑逗。牛见了红布，果然分开了，向红布冲来，队长引开一头，社员们合力制服另一头，这头牛没有了对手，情绪也就平复了。堂哥夏登红今年81了，身体硬朗，大个子，年轻时被牛顶翻一次，牛角刺穿了大腿，鲜血直流，差点伤了性命，我父亲为他找的医生。有时生产队打场，队里的公牛母牛都挤在一起，一有个风吹草动，公牛就会斗起来。年轻的公牛与小伙子相似，都火爆脾气，看不顺眼就开打。

我七八岁时，队里一头老牛死了，正是农忙季节，队长听取社员的意见，决定烧吃了，给社员们加个餐，有的人几个月都没见荤了，家里吃白菜都没油星，农活又重，一个个瘦得都能摸清肋骨。当晚，社员们还在地里干活，做饭的大伯在稻场支起牛一大锅，大锅是大锅饭吃食堂时留下的，垒个灶，支起锅，牛肉切块洗好放上，倒上清水，盖上锅盖，架火烧起。我们小孩子们高兴啊，在锅边转啊，贪婪的嗅着香味。烧锅的大伯一会揭开锅用铲子捣捣，看是否烂了，一会又添些柴火，把火弄得旺旺的，一会又加些水，一会又骂我们小馋猫。老牛肉特难烧，社员们终于回来了，牛肉才炖熟，米饭也烧好了，每个人连饭带肉都是满满的一大碗，还有大人往我们碗里夹菜，真香啊，真好吃啊，那心情就像鲁迅看社戏偷吃蚕豆时一样。鲁迅说他从此再也没吃过这么香的蚕豆，我呢，从此再也没吃过这么美味的牛肉了！

散文

风吹故乡百花妍

陈习胜

这半生，我行走在淠河岸，活成了一条线段。没有外延，省略了诸多的奔波劳苦。别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活成精美的散章。而我，坐地日行八万里，也能活成诗和远方。

我没能成为风尖浪口上的弄潮儿，却可以坐在改革大潮的堤岸上，作潮起潮落的见证者。

从故乡，达蜗居，经过家乡的田野、农庄和一条露水小街，三点一线，圈定了我的半生缘。改革开放几十年，沿途，有写不尽的沧海，桑田，物换，星移。

昔日故乡的草屋，实在是茅檐低小，举手可及。麻雀成群来做窝，造成屋漏又逢阴雨连，苦不堪言。母亲和父亲，不给它们好脸子，常常责骂轰撵。可麻雀们不识相，麻麻亮就欢声雀跃，闹腾得无所顾忌。

有时，居然大着胆子抢食鸡鸭的稻谷呢，即使母亲看在那，都敢溜到她脚后跟，抢几粒。哪像如今的高楼大厦，绿树林立，人们恨不能在绿荫间筑巢引凤，也不见得鸟儿，雀儿来光顾。偶尔，一两只喜鹊站在　枝上清唱，都会乐坏主人——保不定今儿会来什么贵客，或有天外飞来的大惊喜呢！

鸟儿们真精明啊！村民们刚刚懂得了怜香惜玉，它们却学会了人往高处行的哲学处世，在城市小区安家落户了。又鼓噪着翻唱流行歌曲，把城市叫得青春貌美。它们多像游子，乡村是它们留守的家园，只是，偶尔回家吆喝几声。

说实话，那时因为同病相怜，我有些同情它们。饥饿的我，也干过不少匪事。比如：馋过二大爷家红樱桃，青杏子；顺过四叔家生香瓜，西红柿；翻挖过三大娘家毛山芋，水花生……

小时候，我就是个吃尽苦头的小顽童。凭票购买的煤油，只够家里照明洗脚，上床。豆灯下写作业，还被母亲唠叨个半死。当晚吃的几个煮山芋，肚子一阵咕噜，就饿了。轻手蹑脚地下地窖里摸几个生山芋，被半睡半醒的母亲听到，还要骂我馋嘴……

恰巧我那时壮实得如同大小伙，插秧，抢收，担水，割麦，挑化肥，俨然家里的主劳力。小小年纪，知道苦读，整天只觉得饿，累，瞌睡多，后来竟然神经衰弱了。想来，多半是营养不够吧。

生于泥土，又想把自己拔出泥土的我，十年寒窗，从千军万马中挤过独木桥，走进城市读大学，其实，我就是村妇拔出泥地的大萝卜，带着泥土的气息一头扑进了城市。把家安在城市，血管里还流淌着原生态的乡愁……

近几年回乡，看到堂兄和村民们为脱贫致富，庄前屋后铺排的太阳能光伏板，就想起收藏多年的旧日记，晾晒在太阳下的青春。新修的小池塘里，饲养的鱼虾，莲藕和菱角奢侈为风景，马路边鲜亮列队的路灯，悠闲散步的留守老人，村部门前广场上，翩翩起舞的村妇，音乐闹腾的小街道，我就心花怒放。

看到山头上阔大的风力发电扇，山脚下葱茏的蒿草，就想到打猪草的艰难，拾柴火的心酸，于是，开始忆苦，思甜。竟常常被孩子们嘲笑，或鄙视，说我老得无可救药了。

再后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像城与乡的愉悦结合。柏油路连着水泥路，小城镇跟紧大都市，小洋楼比肩大别墅，多像大手牵小手，走成醉美的风景。“厕所革命”，文化乐园，生态产业园，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小溪流，当家塘，自来水，清泉汪汪，流进百姓心头，滋润百姓心房。我又眼馋着，想从城市搬回乡下。

可我回不去了，美丽的乡村已经没有我寸地了。我这个失去土地的泥腿子，多少次，在渴望摆脱土地又渴望回归土地的矛盾中，惊慌失措。很多时候，我像村道边光鲜的格桑花，在栉风沐雨中，不停地颤栗。

小时候起五更，卖农家菜，换取零碎毛票子的小街，旧貌换新颜，开发为工业园区。买不到，卖不掉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交易。孟家的烧饼，郝家的油条，严家的裁缝铺，已成注册商标。但三分钱油条味，五分钱烧饼香，却令我难以忘怀。回味起来，仍会馋涎欲滴。

几十年，春花又秋实，斗转又星移，所有的变化，就像生长在故乡有名或无名的小野花，鲜艳地绽放在老淠河沿岸。

风吹故乡百花妍！

勤劳的乡亲们，敢叫日月换新天。他们在老淠河沿岸修堤，筑坝，植草，种花，栽果树……岸边，便有了四季鲜花不断，甜果累累。加上呢语欢歌，鸟语花香，那个美呀，令人目不暇接！一大片一大片湿地公园，代替了昔日的荒凉与疮痍。砂石不再开采，老淠河焕发了青春，活成了全新的老淠河。水清浪缓，承接了诸多国际赛事。世界杯皮划艇锦标赛，花样游泳锦标赛等水上赛事，接连不断。医院、学校、体育馆、广电大楼，纷纷落户河两岸，鳞次栉比的建筑，别墅，居民楼，拔地而起。她们把美丽倩影，投入老淠河清凌凌碧波里，亦画，亦诗，随清泉流淌成斑斓的彩带。

淠河沿岸，美成了百里绿色长廊。闲暇时，人们来这里赏景，散心，吮吸清凉水汽，释解生活倦意。人的精气神和自然的精气神融会贯通，生活更有生活的样子了。

家乡的人和事，情与物，都是老淠河白纸黑字写下的史诗，也是六安人记录在册的文明史。

散文

诗与画

老　屋

李坦军

老屋即是家乡的概念。张家冲其实就是老屋，张家冲本来就是老屋。

老屋不大，但也不小。

四面环山，向东有一条路，向北也有一条路，路是在山沟里蜿蜒曲折绕出去的，小河在路边，常年有水的，一处处小潭里，有鱼在石缝边，清澈，透亮，我们叫参条子，大人手指长，打个水坝，把潭水排干，鱼是逃不掉的，逮回家，挤去肚子中的胆肠，用筛子晒着，下面放些稻壳，烟熏，香的很，辣椒干炒，美味！

老屋不是虚名，真的很老。

盆地中央，并不是圆的盆地，南北向的，依山地形，一片小平地，不知什么年代，建了老屋。

至少有上百间，至少是五进。老屋有四道大门，正门朝东，西、北、南三面分别有大门，每道大门两边是厢屋，进门是大厅，空荡荡的，估计过去是有家什的。皖南古民居大厅正面墙上有画，老值钱了，要么是达官显贵，要么是状元先祖。我老家没有这荣耀，故而门厅只是大家会聚出入的厅。往里走，庭院，虽不大，但鹅蛋石铺的，雨天闪着亮光，太阳下也闪耀亮光，水顺着旁边的小沟流下去，钻进屋外的池塘。

老屋的建筑结构很特别，不同于皖南古民居，也不同于客家的古民居。老屋依着地形而建，南北宽，东西窄。每道门进去都有三进建筑，每进正屋都有回廊相联，回廊中间是庭院。四座大屋也都有回廊相联，里面住的人可以从各个大门出入。

记事时，老屋至少住了十多户人家。

估计是解放后政府把老屋分给了各个人家居住。

我家位于东大门右边的厢屋。两层，木结构，二楼是纯木板的，现存唯一，小时候玩藏猫的好地方。

上木楼有一木梯，宽板，九阶，没有扶手，但稳得很，大人小孩都能放心上下，这楼梯为珍品，一百万也不卖的。

老屋全是木结构，砖墙，小瓦，几百间房子全是木柱，木梁，木楔连接的，隔墙只到木梁沿，上面全部通透，梁上君子可以通达每家。真有一次，一个小偷进屋，被发现了，全村人喊起来，抓小偷，折腾了半夜，终于在被偷人家隔壁隔壁的隔壁阁楼里逮住了。

小时候天天在老屋里转，端一碗饭，顺着回廊转一圈，十几户人家吃什么全知道了，有时还能捞点油水。下雨天，大人不干农活，都聚集在四个门厅聊天。小孩们捉迷藏，这家钻到那家，可难找了……

然而，现如今老屋没有了。

不知道啥时候一间间，一户户拆了，翻建了两层楼房，外表壮观，但我心中失落，白墙虽然升高了，但小瓦变成了大块红瓦，灰砖没了，木梁没了，木柱没了，大驼小的梁架没了，泥地没了，记忆没了……

父母仍住在老屋。

前年改造老屋时，我和大哥商量，两间老屋不动，外间重建，现在想来太对了！整个老屋只有我家的仍在！砖墙，木楼，虽然四面通风，但本色依旧，老屋队只有我家有老屋了！

你不想去看看吗？

散文

诗　歌

秋日絮语（外五首）

陈果儿

后来的我们

你许我清晨起身
安抚草叶上露珠的灵魂
你许我捡起少年
丢失的一片月光
我揣着你许我的春天
把那些花朵挨个都想了一遍

时光在走过的路口停顿一下
风来不及诉说
遥远的时空
雨是寂寞最后的诉说
如果有一片叶子落下
整个秋天就落在我们身上

没有谁是谁埋下的伏笔
一盏灯火，那么无辜
照着过去
又照着后来

秋日絮语

想把特殊的日子记录下来
很多时候
内心浮起的词语呼之欲出
只是在喉结翕动一下
便以失踪的方式隐藏

午后滚过的雷声
让酝酿的石榴苏醒
听见斑鸠的叫声

咕咕，咕咕
寻找着前世今生
一句我想你了
便会落下许许多多的星星

原来，忘却的回忆
藏身于深夜的静谧
却在黎明前的梦里
抵达　月落日出的缝隙

秋　意

秋天的第一缕阳光
打量着书桌上的一本诗集
你递过来的词语里
有秋天的凉意

牵牛花吹起紫色的喇叭　询问
荡秋千的姑娘有没有隔夜的心事
木槿躲在树下
你的微笑被风一吹
就落满了枝桠

夏天里的那个孩子
撒完最后一个谎
就在秋天里长大了
从此以后
秋风再没有什么可以吹落的东西

一场秋雨过后

风送来的问候里
有微微的凉意
一场秋雨过后
会有枯叶飘落
来不及转身
便触摸到茶盏微凉
仿若
等待菊花的香色

窗前铺就的素笺
等待重新书写
滴墨秋水
如
往事浮沉
月色被笛声吹皱
影子在夜幕下折叠
敲碎了露珠的啄木鸟
与秋风对视着

一根山药
靠在墙角的一隅
沉默了许久
生出了一根长长藤蔓

明亮的忧伤

天空还没有破晓
带着淡青和灰紫
清凉的味道在风中弥漫
忧伤从车窗里翻出
明亮又直接
城市的苏醒
变得支离破碎起来

面对你的时候
一无所有
离开你的时候
还是一无所有
过去和未来
把我们隔开
没有人知道
你曾是我
我终会是你

无　题

无名指的指甲莫名其妙地
断裂　没有出血
这样单纯的疼痛
反而让我忘记反复纠缠的疼痛

后来
我失眠了很久
却是为了考虑
怎样在梦里把这种痛复习一次